



岸上硝烟

(短篇小说集)

关沐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岸 上 硝 烟

短篇小说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天沐南著

藏 书 章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58年·哈尔滨

岸上硝烟

短篇小说集

关沫南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哈尔滨道里森林街副14号）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001号

地方国营建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黑龙江分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2\frac{1}{4}$ ·字数53,000·印数1—12,000

1958年9月哈尔滨第1版 1958年9月哈尔滨第1次印刷

总号：603

统一书号：T10093·145 定价：(5)二角二分

目 次

岸上硝烟.....	1
西 进.....	24
刘 桂 蘭.....	38
赤脚的人.....	48
黑背嶺下.....	60

岸 上 硝 煙

一

前面是敖木台村的兩個屯子，在大火中熊熊地燃燒。機槍和迫擊炮彈瘋狂地轟射着，敵人鬼哭狼嚎，從三個方面穿過濃煙，正向他們包圍而來。

抗聯第十二支隊，在襲肇源縣城的半路上，在這兒和敵人遭逢了嚴重地遭遇戰。現在他們剩下三十多個人了，眼前又被那渾濁的蓮花泡河水攔住了去路。這時真是到了絕境，只有這條渾濁的臭水泡子是唯一可走的活路了。他們在槍炮聲中，走進北滿十月天的冰冷透骨的泡子里。泡子边上臭泥沒膝，中流因秋季雨水積存，深處沒到胸部，十分難走。敵人發現這裡人多，就集中三處火力向蓮花泡上射擊。鮮血染紅了蓮花泡，很多戰士在水中犧牲了。迫擊炮彈落在泡子里，把水底的蒲蓬草帶着大泥疙瘩，一崩崩起來一兩丈高，每逢它落下去時，就要打倒一兩個人。

一里半寬的泡子，在硝煙彈雨中整整過了一頓飯工夫，到了西南岸時天色昏沉了。他們勉強掙着一口氣，抓着岸邊的草從泡子里爬到岸上來。大家的棉襖棉褲都被彈皮崩壞、被蒿子挂破了。滿身濕漉漉地連出汗帶發散着泥水的腥臭氣息。傷口上的血和臭水流在了一起，分也分不清了。一上岸鑽進草棵里躺下，個個精疲力盡，光顧張咀喘着粗氣，不再想動一下。

上弦月從浮雲中鑽出來，蓮花泡的水面上泛着一片灰白色的朦朧霧氣。敖木台屯的煙火不時地騰空而起。敵人的炮火仍

然不斷地落在蓮花泡里，崩得泥水飛濺。零星的步槍還是一陣緊似一陣地响着，有時就像在泡子附近。

這時第十二支隊的領導成員，只剩下宣傳主任張瑞麟了，下面兩個大隊只剩下第三十四大隊指導員鉏景芳和第三十六大隊中隊長楊德山。他們還沒有來得及想什麼，耳邊又听到了對岸女人和孩子的嚎哭聲，悲愴的感覺壓住了每個人的心。楊德山兩手緊緊地捏着大槍，一股身爬起來。鉏景芳問他做什麼，他攥了攥拳頭，咬着牙說：

“媽的，去拚了吧！”

負輕傷的戰士安福和小李也抓着槍翻身起來，悲憤地湊到他跟前。張瑞麟坐起來攔住了他們，他說：

“干嘛？要硬拚嗎，送死是容易的……”

“可是，”楊德山說：“韓玉書、關秀岩、老王、老吳都……”

他沒有說出他們犧牲的字眼，就像個孩子似地一下子嗚咽起來。張瑞麟的心跳動着，犧牲的戰友的名字，此刻就像千斤重的石頭墜着他的心，使他的心往下沉，眼淚在他的眼角上滾動着。他沒有再說什麼，只讓安福和小李把有人還帶在身上的乾糧口袋撕開，取乾草和土面，給傷勢重的人裹纏傷口。這時嗚嗚……傳來了敵人的馬蹄聲，敵人用騎兵在搜索，已經來到了蓮花泡對岸。張瑞麟催促大家趕快從這裡向江邊草塘撤走。

好幾個戰士連乏帶餓，躺在地上不起來。他們說就是死也走不動了。張瑞麟和鉏景芳兩人一塊來背他們。說走不動的戰士看了看張瑞麟那同樣瘦弱的身材和臉龐，在暗中臉紅了，只好從地上爬起來。

大家互相摻扶着，艱難地越過一片爛泥草地，走進用青虛虛的暗影迎接他們的大草塘。有幾個人因為身上的傷疼的要命，頭有些昏，進了草塘又在冰水和爛泥上撲倒下去。同樣地疲勞和飢餓使後面的人也跟着自動地爬下了。張瑞麟這時点了點人

数，發覺他們只剩下十八个人，丢了一个同志。他掙扎着身上的伤痛，爬到每个人的身边去仔細查看了一气，知道是一个叫何友才的重伤号不見了。这是怎么回事？他是牺牲了？还是掉隊了？他腦子里閃着这些問号，眼前急的直冒金花。不，不能丢下他，他是一个同志啊！他告訴鉏景芳和楊德山繼續帶隊前进，他自己轉过头來，在草叢里循着原路，匍匐着往回爬，想找到何友才，好把他背回來。

敌人在繼續追击和搜索，附近听到了馬蹄声，还有日本人說話的声音。敌人好像是繞过了蓮花泡，在向他迫近。接着听到了机关槍向草塘噠噠噠地扫射声，而且隔一会位置向他移近些。嗖嗖嗖……一排子彈从他的头上扫过去，接着又是一排。

“媽的，我忒你祖宗！”

他听到背后草叢里，有人低声怒罵了一句。那是楊德山的声音。張瑞麟輕輕喊了一声老楊，赶紧往回爬了几步，一把手抓住了楊德山。

原來楊德山是怕他一人出事，也支撐着他的伤痛，來支援他來了。兩人爬在草里，听見槍声靜了，又繼續往前爬。一直到了蓮花泡方才上岸的地方，也沒有找到何友才。他們失望地怔了一刻，窩过头离开蓮花泡又往回爬。

敌人用机关槍挨排扫射大草塘，扫过一遍，又扫射回來。这回槍声又急又密，槍彈不断从他們的头上和耳边飛过去。楊德山急了，他握着槍停下說：

“媽的，反正走不脫了，我得和敌人拚！”

張瑞麟來拖他走，發覺他的手上和臉上都是泪水，原來他哭了。他說：

“我是个人，我得給死去的同志报仇……”

張瑞麟用力拖他走，他甚至要罵起來。張瑞麟說：

“你这样就能报仇嗎？你忘記了你是一个共產黨員，要服从

紀律！”

楊德山猶豫了一下，向張瑞麟靠過來，又同他一起靜靜地往前爬，去趕隊伍。

草須子挂着他們手上和臉上的傷痕，使他們感到鑽心般地疼痛。濕棉襖有些上凍了，被蒿草擦得刷拉刷拉直響。一陣陣寒冷和飢餓的感覺向他們襲來，肚子在咕嚕嚕地叫。爬了一氣聽見附近敵人沒動靜了，他倆站起來往前走。腳底下的水袜子和破襪鞋里的泥水，在巴噉巴噉地響。敵人的機槍掃射出來的子彈，有些離的遠了，只在他們的背後和頭上哨叫着，飛着。他們不得不忘掉一切疲勞疼痛和飢餓，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不一會追上了隊伍。隊伍里的每個人都顧不得想什麼，只是緊張地用盡全身的力氣，拖着兩條腿在草塘的泥水里跋涉。

二

在東南方緊靠江邊的深草里，有一處漁房子，住着一個打魚的老頭。他睡在半夜里被人叫門驚醒，點上燈火，看見來了一大幫人，背着槍，又是滿身血跡，一時吓得怔住了。聽說是抗日聯軍，他想起敖木台附近的槍炮聲，才明白了是怎麼一回事。

老漁人聽說要他用船把大家送過江去，他沉默了半天，說沒有船。但他看見大家不動地方，一個瘦瘦的約有三十來歲的人跟他說：弟兄們在危難中，為了抗日救國，勸他幫一把。他在燈火中看見周圍那麼多雙眼睛懇求地望着他，最後他的心軟了，把一件破棉襖從炕上抓起來披了，走到蘆葦叢里去，泊泊地擺出兩只船來。

大家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上了船。

可是，正在老漁人熄滅了他小屋里的燈火，解了船上的繩子，他踏上船來，用槳在水里點了一下，船要離岸的時候，附近又响起了敵人的馬蹄聲。可以听得十分清楚，是一隊敵人的騎兵

朝他們这个方向來了。顯然是敌人對他們还在进行窮搜急追。

船上的十八个战斗員，除了安福和小李兩個年輕的战士負的是輕傷，准备和老漁人分工划一只船以外，其他人走的头昏眼花，伤势又很重，勉强上了船，再也动不了一下了。他們連槍都不能从肩上拿下來，有的掙扎着摘下了槍，受伤的胳膊却無論如何也端不起槍，拉不开大栓了。听見敌人的馬蹄声跑的越來越近，一个个可真是急的不知如何是好。老漁人從來沒有碰見過这种事，他嘴里直勁說：

“这可怎么是好？这可怎么是好？”

有的战士把腿从船里挪到船梆上來，准备下水了。楊德山急的嘴里直罵，掙扎着去弄他的槍。安福和小李知道他倆負着很重要的責任，要保护大家，他倆緊張地把槍抱在怀里，槍口对准岸上直瞄。

張瑞麟在大家緊張慌亂之中發出命令，要大家沉着鎮靜，他悄声地說：

“同志們，就是死也不能發慌啊，何況我們总有办法对付敌人！”

他指着背后叢生在江水里的一兩人高的草葦子說：

“快，快，把船划进葦子里去！”

槳划着水，船身擦着草葦子，虽然有些响动，但完全被敌人的馬蹄声掩盖住了。兩只船进到葦叢里藏好之后，張瑞麟又告訴大家，不許有一个人發出响声，或隨便开槍，要听候他的指揮。

敌人是七匹馬的馬隊，跑到老漁人住的小草房旁边停下了。鬼子噥哩哇啦地罵着，照着屋里啞啞打了兩槍，然后掄起战刀砍山牆，砍窗框子，咻咻直响。接着像是有兩個鬼子跳下馬走进屋里去，又乱砍了一气，才罵着走出來跳上馬去。

鬼子七匹馬，一順水站在江岸上，离張瑞麟他們躲藏的葦

叢，只一兩丈遠，在向江面上了望。這夜本來有月亮，偏巧這時被一陣浮雲遮住了。敵人只顧望江面，沒有低下頭來向他們附近的葦叢望，萬沒有想到他們要窮搜的十幾個人，都躲在腳邊葦叢里的兩條船上。

終於，他們沒有發現什麼，馬蹄聲又咿咿地響着，循着江岸往左邊跑下去了。

小船在敵人走遠時，神不知鬼不覺地從葦叢里蕩了出來。江水拍着船身，然後又回過頭去沖激着岸石，發出潑及潑及的聲音。船梆上有些魚，時常被驚動得躍出水面。等到月亮走出雲層，在江面上照出一片銀光時，兩條船已經划過江心了。大家以為，老漁人一定把他們送到對岸，就要回船的。可是他的船在頭里領着划，走到江水汹涌奔流的地方，他任船順游而下，沒有向對岸划去。安福和小李划在後面的一條船，也只好跟着他。大家都很詫異，不少人奇怪地向他望着。老漁人覺出了大家的神色，他在月光下把胡子翹了翹說：“幫人幫到底，你們滿身都是傷，上了岸還能走多遠嗎，我送你們到一個地方去吧！”

江面上揚溢着灰蒙蒙的霧。夜風吹着江水，在一下一下的槳聲里，水波在船旁泛起白花花的浪花。江上的夜很悄靜，但却異常地冷，大家在飢餓和疲勞中，還要咬緊牙關，抗禦寒氣和冷風。好容易在天將破曉時，兩只船在又一處打漁人住的網房子附近，攏了岸。

打漁老人蹣跚着矮小的身材，從船里跨上岸去叫人。

在寒風襲人的江面上走了一個後半夜，很多人在乏困和飢餓中，連凍帶流血，身子已經麻木了，癱在船上站不起來。安福和小李，還有幾個傷輕的人帮大家活動手脚，從船里掙扎着往岸上邁腳步。這時老漁人和一個比他高些的老頭，從谷草蓋頂黃泥抹壁的網房里走近前來。老漁人給大家介紹說：

“這是我的磕頭兄弟老劉，大家在他這先歇一歇吧！”

老刘头黃淨子臉，高顴骨大眼睛。他沒說什麼，但是人很熱誠，上來就幫着背人。這時從網房里又走出一個老太太和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老太太頭髮有些灰白了，臉色又黃又瘦。那姑娘比她母親略高些，臉色紅黑，人也很瘦，只有一雙眼睛長得很好看，閃着黑亮的光。她們是老刘头的老妻和女兒，出得門奔到江边上，也幫老漁人和安福、小李一塊摻扶傷員。不一會大家就把人都背到了網房里。老刘头一家屋里屋外放着的淨是打魚的破網和傢什。一鋪小土炕坐人坐不下，他又和他的姑娘抱了幾捆亂草來鋪在地上，讓大家坐。回頭他的老妻和姑娘給大家在灶子里爇起火來，一邊熬小米粥，一邊讓大家輪流烤火，暖手腳和傷處。同來的老漁人着急回去探看敵人的風聲，留下了一條船，划着一只船走了。他答應上游有什麼風聲時來給送信。

烤過火，喝了一些稀稀地覺得是那麼香甜的熱小米粥，大家的身上暖過來，有了些知覺。因為這裡的路程離敵人昨夜游動的地方還不太遠，估計敵人一定會來搜查，白天大家無法往別處再走，又不能連累老刘头一家。因此吃過粥，張瑞麟就問他這附近有山沒有？老刘头說：

“三肇這邊一馬平川，沒山也沒有柳條通啊！”

不過他推開了小板門，在放亮的晨色里指着外面說：

“草甸子上的羊草可是很深，也能藏住人了！”

于是在老刘头一家人的照料和摻扶下，大家分散着走到江通里去。

草葉上滿是濃霜和冰人的露水，擦着他們遍布傷痕的手臉，使人發生瑟縮地感覺。當他們在沒膝的深草中往下躺時，有些人由於身上有了知覺，傷口痛的再也躺不下去了。沒有辦法，只好每兩個人側着身子，互相靠着臥在草叢里。

太陽慢慢地升上來，使人們感到一点点地溫暖。

十點鐘左右，老刘头趟着草走來了，故意咳嗽着向他們打招

呼。一个战士問他怎么了，他走近前來蹲下身子說：

“不好了，日本討伐隊來搜江套子，還讓把小船都集中到上游去。”

張瑞麟堅定老劉頭，請他無論如何要把水邊上的兩只小船藏好，好在夜間送走他們。

老劉頭答應了，可是過了一會，他的姑娘又跑來了，驚慌地瞪着兩只烏黑的大眼睛，着急地說：

“敵人為了搜你們，把男人都招呼到西北上游去了，爹也被叫了去，讓點荒火，不點也逼着讓點，眼看荒火要燒過來了！”

大家一時着起急來，走吧都不能走多遠；打吧，大家的傷很重。核計了一氣，只好把濕棉襖脫下來，蓋住手臉躺在原地不動。

過了不到二十分鐘，果然大火從西北方向燒過來，火焰在陽光下面熾烈地吐着淡紅色火舌，向前猛撲。大家立時緊張起來，準備大火來時好進行拚死地搏鬥。

但誰也沒想到，火燒到離他們僅有五十步遠，却轉了彎兒向南燒過去了。約摸快到晌午時分，老劉頭回來了。他走近前來，露着僥倖的神色对大家說：

“你們真是大命人呀，我忘了那邊有一條大車道，把草給斷開了，火沒有燒過來！”

不過他臉上的一點笑容馬上就消失了，皺起眉頭說：

“鬼子搜的還很緊，你們得趕快藏起來，在草甸子里也不行！”

老劉頭向四外環顧了一會，眉頭一動，眼里露出喜色說：

“有了，那邊江堤底下，有兩個長年被水沖的大豁洞，遮上點草能藏住人，走吧！”

他看見他的老妻剛燒開一桶水，提來給大家喝，就叫她把桶放下，幫他和安福、小李一塊往江堤底下背人。那老太太是有些機警的，她背了兩個傷員，就站在草甸子上向遠處望起來。不知

望什么。当她回过头来看伤员时，她黄瘦的脸上露着慈祥的光泽，是温和的又是紧张的。过一刻好像她望见了什么，抛下大家，让风吹着她灰白的头发，从草棵里蹒跚着脚步，往她们住的窝棚走去了。她的女儿正站在窝棚外面，像是在为大家巡风。

不一会那姑娘走来了，对她父亲说：

“妈给看风声去了，让我来帮助爹！”

太阳温热地照着松花江畔，附近草原沉静地好像睡着了，只有一阵阵草被烧过的糊焦气息，随着那江水的微语声顺风吹来。大家似乎是知道这沉静的后面蕴藏着的是什么，他们仍是很快地动作着，不大一刻就都转移到江堤下面来，藏到豁洞里去了。把人安置好以后，老刘头和他的娘姑又出来消灭脚印，同时将草来做遮掩。两人刚抱了草要下到江堤下面去，姑娘猛抬头，轻轻喊了一声：

“爹，不好，八成是鬼子来了！”

老刘头看见，远远地顺着江堤似乎是有一溜黑东西，向这边走来。他赶紧拉了他女儿一把，两人溜下堤去，也鑽进到豁洞里来，赶紧把草遮掩在洞口上。不过这样一来，老刘头自己却不能也来不及再回到岸上去了。

他们在豁洞里听见敌人走近前来了。鬼子在窝棚旁边盘问起老刘头的老妻。一边问一边骂，接着就劈劈啪啪地打起老太太的嘴巴。在洞里的人，不光那姑娘和老刘头，就是大家也一样，心都马上往下一沉，像被什么东西给收缩起来，凭住了气息。

鬼子在继续恐吓和打人。大家都受不住了，老刘头的姑娘抖动着手子，小声抽咽起来。张瑞麟和楊德山咬一咬牙，把他们前面的人拉到后面来，他们摸起枪想要走出去。老刘头在后面一下破死命抱住他俩，嘴里恳求地轻声说：

“那样大家都完了，要顾大家呀！”

张瑞麟头脑清醒了一下，也把楊德山拉住了。

他們聽見，那老婦人真是好样的，她什麼也沒有說。敵人繼續拳打腳踢，揪住她在江堤上和草甸子里來回走了兩三趟，問她見着過紅軍沒有，問她的男人哪去了，她只是挺住一言不發。敵人用槍托打她，她最多也只呻吟一下，或是說一聲不知道。

敵人沒有辦法，嗖嗖地用戰刀砍着草甸子上的羊草。像泄憤，又像對那老太太示虐。靜了一會，似乎是他們把草甸子和網房子給點着了，是大火的声音，呼呼地燒起來。隨後他們八個牙魯七個巧地罵着，走遠了，靜了。

老劉頭先走到江岸上去，他的女兒和張瑞麟、安福、小李隨在后面，他們看見，網房子和草甸子都被燒了，老劉頭的老妻被敵人吊死在一棵大樹上。她衣服破碎了，身上滿是傷痕，但她手里抓着泥土，臉色毅然地朝向遠方，像表示着她是不屈服的。

三

老劉頭把仇恨留在心里，他的姑娘在她母親的墳上哭啞了嗓子。

黃昏時候，老劉頭和他的女兒離開老婦人的新墳，又呆望了一下被火燒毀了的網房和草原，然後拾了一些還能用的破亂傢俱，從深草叢里擺出那只小船，到江堤下的豁口處去迎傷員上船。

小船往返擺渡了兩次，大家被他父女送到他們夏天打魚時住的官泡子窩棚來。這裡周圍全是沒有人家的大葦塘，總算是離開了敵人的包圍圈。傷員們白天鑽草棵，以免敵人再來時連累老劉頭父女。夜間為了躲避風寒，在窩棚里給姑娘留個小小的角落，大家和老劉頭團團坐在一起睡覺。裡面坐不開，就里外輪換着睡。路上小同志安福認老劉頭作了乾佬，過兩天看看沒有什麼動靜，老劉頭拿了張瑞麟給的錢，上肇源城街給大家買了些膏藥和七厘散。晚上敷藥時，很多人的衣服和傷口長在一起了，

往下脫時黑紫色的膿血直流，痛的人直叫喚。老劉頭和他的女兒幫着大家脫衣時落淚了，他們深深地受到感動，決定留下陪大家一直養好傷。以後老劉頭再上街時，常帶些乾糧和燒酒來，還從江里網了鮮魚煮給大家吃。大家的身体这才算漸漸復起原來。

在這期間，張瑞麟深深地被老劉頭父女，特別是老劉頭的老妻犧牲的事情所感動。他知道，沒有群眾就不會有革命的勝利，沒有這樣一個老婦人，他們就不會有保存下來並且恢復健康的今天。同時他也感覺到，弟兄們在這些日子不光是在養身上的傷，也是在養心上的傷。敖木台一戰的犧牲實在是太大了，他們犧牲了像韓玉書這樣優秀的黨同志，而且使得老劉頭犧牲了他的老妻。他和韓玉書雖然相處不久，但韓玉書的忠誠朴实的性格，給了他很多感染。想起戰士們講的他為了掩護同志們撤退，最後負傷走不脫，不願槍枝被敵人得去，拾掇很多槍枝抱着跳火堆時的情景，他有好幾個晚上睡不着覺，為韓玉書那掩護同志犧牲自己的偉大善良的精神所感動。有時想着想着就幾乎要失聲痛哭起來。但他只能把自己的痛苦埋藏在內心，不敢在同志們的面前流露出來一點。本來是成年南征北戰的人，感情是粗壯慣了的，從來不大把犧牲和死亡放在心上，但在這些日子不少人都竟然變得多愁多感起來。在越來越冷的秋風中，有時望着江水和掉光了葉子的草杆，有時望着瓦藍的天空和飛着的水鳥，也有時望着老劉頭和他的女兒想老太太的神情，他常常聽到戰士們的嘆息聲。有人屈指算着韓政委和關、王大隊長犧牲的日子，有人疑問着將來可到什麼地方去，有人也流露出悲觀失望的情緒。一個從下江來的姓張的老戰士，他想起松花江下游兩岸的家鄉，在這些歲月里所走过的大小興安嶺的千山萬水，爬過的重重疊疊的峰巒。就提出希望隊伍仍然回到下江去。他說他十分想念家鄉，若是死也願意死在那兒。情況相反的是楊德山，他在這些天來，有時沉默着一句話不說，有時就象瘋了似地不耐煩，瞪着

充滿了血絲的眼睛罵人。他說領導上貪生怕死，不肯讓大家出去給犧牲的同志報仇。鉏景芳挨過楊德山的罵，有兩次蹲在江岸水邊上一直呆到夜深，張瑞麟去勸他時他掉汨了，他說：

“就是死，咱們也出去拼一拼吧！”

張瑞麟說：“不能為了感情上好受，去拿同志們的生命當兒戲，咱們作領導的在這種情況下要能忍耐和冷靜。要知道，此刻能夠保存下力量，這就是勝利……”

開過一次共產黨員的支部會議，情緒沒有完全好轉。張瑞麟和鉏景芳說：

“咱們的責任很艰巨，必須好好地教育同志們。為了做到這點，咱們自己首先要頭腦清醒！”

半月後，有一天鉏景芳和安福化了裝跟老劉頭進城去賣魚。晚上安福和老劉頭挑着筐回來，老劉頭在後邊眯縫着眼睛抿嘴笑着。安福一見大家，放下筐就跳起來。他抓住張瑞麟的衣袖，先說了句“沒有打聽出何友財的下落”，樣子是很難過的。可是接着他的眼睛里露出多少日子也沒有過的亮光說：

“好消息……通過李家粉房的关系找到地方黨的組織了。”

他望了望大家驚喜的神色，頓了頓又說：

“還有，可以打肇源呢，敵人一點戒備也沒有……”

這真是一些好消息。楊德山聽到這消息，恨不得馬上出發。但是也有人想了想大家的几枝破槍，晃了晃腦袋，認為這樣做太冒險。

張瑞麟考慮了一下，覺得打肇源如果獲勝，確實有了可以再起的机会。至於可打不可打，從敵強我弱這方面來看，顯見是不可打的。但事情往往不完全決定於敵我之間的力量上，還要看條件和時機對誰有利。因此決定等鉏景芳回來弄清情況再說。

第二天午後，在夕陽發出的銀色晚照里，江岸上走進來一個人。開始爬在草里的同志以為是鉏景芳回來了，小李差點跳起

來打招呼。可是細一看不對，那是個矮個胖子，戴著個破毡帽，穿一身青棉襖棉褲，人有點惡眉瞪眼，眼珠轆溜溜亂轉。他站在茅道上向四周端詳了半天，好像沒有發現什麼，然後向窩棚附近走過來。他看見在窩棚旁邊搭著一個臨時的灶子，一個老头正把一大鍋熬好的小米粥端到地上去，盛在一個洋鉄桶里。然後騰出鍋來又添滿水，拿一個破旧的籠屉，把团好的窩頭，吃剩的煎餅和腌的咸魚，一古腦兒放到屉里去蒸。

這是老劉頭，他也早已看見了來人。開頭他以為是鉏景芳，後來一看不對，就照旧裝做干活，眼睛在斜下里可是緊釘著那人。

那人很机灵，他先走過去看了看窩棚，只見里面有一個姑娘，在忙活著干活，他才放心地轉過身來問老劉頭：

“老头，你們是打魚的吧？”

老劉頭說：“是！”

“你們一家就兩個人？”

老劉頭又說：“是！”

“不是還有些伙伴么？……”他眯縫起眼睛，緊釘著老劉頭的臉色，然後慢騰騰試探地露出下一句話：

“怎么最近好像有好幾個人進城去賣魚？”

老劉頭心里猛然打了個冷戰，他知道這人是个什麼人了，他仰起臉馬上回答他：“那一定是別場的，在這一帶還有些打魚的！”

那人嗅了一聲，從兜里拿出紙烟抽起烟來，这回不說什麼了。

最后他晃蕩著腿脚，像要走的样子，嘴里自言自語說：

“我是想要些魚……”

老劉頭听他語气不肯定，沒有搭理他。正在這時，老劉頭的女兒從窩棚里走出來，拿了她的父親的衣服要到江邊上去洗。那